



灯下漫笔

箫吹秋月

■ 姚永刚

这是一种浪漫的意境,更是一种怅惘的感怀。

深秋夜,竹林旁,水之湄。一位翩翩公子坐石倚栏。一轮明月高悬穹宇,莹莹的月光穿过竹纱,洒下一片清辉。公子抬头仰望云中羞月,不禁触景生情,绵绵思绪难以排遣,只好无可奈何地解下系在腰间的玉箫,手持轻吹,一曲清商便自琼管里缓缓流出。恰巧,风飘律吕,那哀怨婉转之音果真惊动了他的意中人。于是,一个裙袂飘逸的绝代佳人就寻声而来,款款地出现在画面里。这是一些武侠小说或古装言情影视剧为了延长故事而设置的必不可少的唯美场景。每每看到这样的情节,就总会为作者或导演营造的浪漫氛围所陶醉,全然忘却了主人公之悲喜离合。如此一来,虽有舍本逐末之嫌,但一想到那原本岑寂的竹林因了翠管箫音顿时簌簌飒飒,夜空也多了清响有了生气,就不能不神往艳羡。

本来,秋天就宜发幽思抒情怀,古人又云,相思应看月,月下吹箫,就更易相思。思谁呢?才子佳人理想的幽会之境里,思念的当然是心上伊人。但凡与箫有关的古典诗词,主题也多是两情相思或借紫玉消离愁。玉箫,本已是暗藏情愫的精美乐器。月照,竹轩,溪流,也皆是催人感念之物。于是乎,蒙太奇镜头里,素洁的月辉下,那时而明亮时而婉约的繁音,便牵扯出一段藕断丝连的别离情事。尤其是箫端那因声而动的红色流苏,更撩拨开了多少情窦初开的心扉。彼时彼刻,即使相去万余里,然“声长楚山外,曲绕胡关深”,也可遥传此夜的寂寞相思之苦衷,真可谓声不尽。当然,也有另一番风韵的。清代王士禛《秦淮杂诗》里有“傅春清歌妙嫩箫,红牙紫玉夜相邀”两句。诗里,傅春和妙嫩,俊男和才女,歌箫相和,其乐陶陶。心心相印,近在咫尺,尽管相悦,不必相思。

秋月夜里,也易怀旧。“西楼见月似江城,脉脉悠悠倚栏情。万里此情同皎洁,一年今日最分明。”(唐·戎昱《中秋夜登楼望月寄人》)月之温情的秉性,是最让人感怀的,特别是中秋满月,更能勾起思乡思故的情怀。所谓因月想好友,是说朋友道义之交,如同那盈盈的月光,浓淡相宜,恰到好处。思故之情,不像恋情那么浓烈,而是很温和,即便是有哀愁,也是淡淡的,好似一杯鸡尾酒,于五味甘醇中有微苦,很雅致很有情趣,而且爽心。“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唐·赵嘏《江楼旧感》)诚然,独上江楼,见如水月光。幽咽的箫声里,另一方天下,肯定有也一定会思念那个一起望月的人。江水漾漾月晖晖,这种婉约的思友之情,熨帖得人暖心窝。即使有感怀,不过略微而已,一如“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唐·杜甫《江月》)仅仅是“沾巾”的美妙程度,不像今人行文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痛不欲生那么夸张那么矫情。

箫吹秋月,之于今人,是一种闲适情趣,也是一种奢望渴求。时光不会倒流,我们无法回到古典诗词里的明月夜里,不能身临其境地感知才子佳人的浪漫情怀,但不妨自我安慰式地幻想一下,镜头或画面里的那个月下弄箫者,就是你我自己,置身其中,岂不也是一种超世的超然之趣?然而,一回到现实世界,名名利利的熙熙攘攘里,还能有心思去望月品乐吗?一次又一次的月是故乡明的慨叹里,真正心归故里悟得真情趣的人又有多少呢?

纵然忙忙碌碌疲于奔命,还是应该偷他片刻闲时,用那温润的月辉和至真之音来安抚一下躁动的心灵。洞晓音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那份心境。不必像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人那么苛刻,非要寻求竹林或傍水之浪漫境地,只需在浮世里的夜静之时,林立高楼的某个曲径通幽处,抑或绿苑庭院的浓阴下,沐浴着朗朗的月光,亲自弄一曲。若不懂乐器,不是有互联网吗?不妨将心仪的乐曲下载到随身听里,认真聆听一番也未尝不可。此刻,几多遐思几多浮想不求人知,唯求内心淡泊安宁。曲终声尽,意犹绵绵。个中趣味,了然自知,足矣。



名家新篇

中秋的乡愁

□ 柯云路

一家一家地排队。轮到做谁家的月饼了,这家人会早到小作坊前等候。一边看着师傅操作,一边叮咛着“给咱多操心些”,月饼师傅也会自得地回应一句,“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里,就等着吃咱做的香月饼吧。”

除了在作坊里打制的月饼,家境好些的人家还要在自家做一点月饼,但那无非是借来做月饼的模具,将面和了,也放些豆沙枣泥之类,在炉子上像烙饼一样的两面翻烤。不可能用油和面,馅里也没有什么糖,会过日子的人家会放几粒糖精,吃起来有点甜味。这些月饼是给孩子们中秋前后解馋的。那时农村的食油非常少,除了婚丧嫁娶,一般是不吃炒菜的。夏天菜地里有了菜,也只是摘了煮熟后放上盐,用一根筷子伸进油瓶里轻轻一蘸,再将筷子放入菜中充分搅动,就算吃到了油。因此,中秋拿出几两油打月饼,对于当时的农民是件隆重的事,这样的月饼不可能数量很多,中秋之夜要吃,要给亲戚朋友送,还要留着待客,平日孩子是吃不到的。

作为知青的我们,自然也尽其所能地打制了若干月饼,但哪里等得及中秋之夜,一做出来就吃了个精光。无奈之下还想出一个响当当的名目,过一个“革命化”的中秋节。

中秋之夜,一群知青像往常一样在灶上吃了晚饭,打算天黑时到窑顶上看月亮。岂料刚刚放下碗筷,村民们如约好了一般,一

个跟一个地进了小院,每人都放下一块月饼,并不多话,只说北京学生出门在外不易,过中秋了,告诉父母这里也有月饼吃,他们的心思就到了。

我们起初还推辞,过意不去,但来的人太多,而且放下就走,短短一个时辰,桌上竟渐次堆起了百十块月饼。这些月饼大多数是从作坊里烘制的“高级”月饼,形态各异,散发着在那个年代撩人的香气。

已经忘了那些月饼是怎样被吃掉的,但那个夜晚小院里进进出出的人群,人们简短的话语,亲切的眼神和桌上堆得满满的月饼一直印在心里。

那个中秋,我和父母家人天各一方,父母已从北京下放至河南干校,还未成年的弟弟到内蒙兵团插队,当了工人的妹妹独自一人留在北京。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和家人团聚的中秋。我在那个中秋或许有了乡愁,那乡愁的指向是自己成长的北京。

现在,我早已定居北京多年,每到中秋,我仍会泛起或浓或淡的乡愁,但那乡愁却是几十年前我生活过的靠月光照亮夜路的小小村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诗人李白的千古绝唱。没有比这更好的诗句了,直白易懂,又那么情思悠悠。在城市密集璀璨的灯光下,中秋的月亮还是很圆很大,但已经没有诗人吟唱得那么明亮了。



人间食话

因为家庭简朴,我打小就得吃咸菜。

小时候,几乎天下的中国人都要吃咸菜,没有觉得吃咸菜特别。记得我姐到县一中上学时,每次返校都要带一尼龙网兜“窝窝”,再带一大玻璃瓶咸菜,算一个月的伙食。有一次我妈怕苦了我姐,就背着我爸把咸菜用油略略清炒了一下,谁知这竟成了学校里最好的菜,闻香识咸菜,同学皆食。本来要小心翼翼吃一月的咸菜,一天就吃完了,吓得我姐第二周不再让我妈炒了。

这就有一个咸菜规律,世上穷人家孩子的童年,都有一部分是在咸菜缸里浸泡的。

我眼界窄,没有看到外国人吃咸菜。在汉字古意里,与咸菜意思最近的一个字是“齏”。齏是切碎的咸菜,近乎菜末。我最早就觉得宋代人文字里,常出现这个长相不佳的字,穷秀才或当和尚的弱势群体常吃“齏”。似乎吃咸菜还有点古风。不知它竟还是代表俭朴的元素。

韩愈《送穷文》有“朝齏暮盐”,条件真够低的。后来我在北中原乡间,看到一位民办教师家里挂着他自己写的一幅小斗方。上书“齏盐自守”。我谦虚地问过,才知道是喻示自己要过清贫淡泊的生活,就觉得意好。民办教师那时年轻,有热血,就耽误了进去。要不他现在可能一日三餐要吃海参的。

后来听说,他妻子知道这四字是使男人一辈子也没转成“公办教师”的原因,女人梦想让丈夫当成公家人。女人目光浅,就把它撕下,一把烧了灶火。

咸菜谱

□ 冯杰



如果我再去挂一幅这咸菜风格的字,肯定有人说我作秀。但我记着这个齏字。它的形状像是一卷文章下面藏一把韭菜,永无出头之日的韭菜,埋没在菜坛里。

延吉朝鲜族的泡菜、四川的姜芽、保定的酱菜、童年地沟边的小洋姜、母亲的腌萝卜条、蒜薹、蒜茄子、父亲的泡韭花、姥爷的清水椒、被我姥姥一分为二或者为四为六的白菜根,它们都是一部乡村咸菜谱里的一页,都让我用牙齿一一读过,都曾经亲身经历过且较勤。

一位医生兼养生学家警告我说,咸菜里面有一种亚硝酸盐,常吃可以致癌。距我村100里外的豫北林州,之所以是世界食道癌高发区,就与四季常吃一种咸菜有关。

我家乡穷,条件有限,乡亲们不吃咸菜难道还能吃满汉全席?曾几何时,炒菜曾是一种乡村的奢侈。

我乡下的伙夫二舅常说一句口头禅“天下最好吃的饭菜是糊涂就着咸菜”。这里有必要注释一下,“糊涂”是我们这里对玉米粥的别称。



聊斋闲品

小轩窗,正梳妆

□ 黄亚明

美发如云,青丝如诗。这样的感叹正越来越稀罕,爆炸头、阴阳头、中性头和鸡窝头大行其道。我难受的是,村里虽然有姑娘乳名叫小芳,但一进城就改为“雅琦”或“蓝凤童”,一股古典韵味或现代异味;她虽然有麻花辫,但十年后重逢,作古的麻花辫和她嗲气的腔调一样,跟随本真的方言一道消失。

你知道,我这么个中了文艺流毒的的中年,喜欢的就是如瀑的青丝。

如果我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见到美女卫子夫,一头秀发在孤家的面前擦来擦去,当然会“悦之,遂纳于宫中”,给这卑贱出身的姑娘一个意外惊喜。如果我再堕落一点,不幸做了陈后主,爱上了妖精张丽华,即使亡国,为她那一头青丝,赋赋诗作词,一生足矣。

如果我是草民也不打紧。皇宫贵胄的女子,发髻用宝钿花钗来装饰,什么发簪、华胜、步摇、发钗、发钿,珍贵的紧。我的女子戴荆钗又何妨,钗上插几朵山花,系上喜儿妹妹爱煞的二尺红头绳,能与荆钗相携,亦是一世欢喜。

糟老头子苏武,干吗出使前对老婆写那劳什子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匈奴牧羊19年,再相见已是你搀我我扶你的一对暮年翁媪。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王弗的诗。想来,王弗在梳妆时,常常会柔声地向夫君苏子,画眉深黛入时无?苏子也曾有给王弗画眉梳发的缱绻情深,只可惜恩爱夫妻终未共生死同白头。

《诗集施注》里说,苏轼的好友王巩被贬岭南,妾叶柔跟随前往,三年后王巩被昭回,旧友重逢,苏轼问叶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叶柔回答:“此心安处,便

是吾乡。”苏子听后感慨不已。《古今情海》里记述的尽为王弗、叶柔这般柔情似水又心如磐石的宋朝女子。

很感佩的女人,是剔除一头青丝以答君心。《辍耕录》记载,元初重臣平章阔阔歹和侧室高丽氏感情甚笃,后来平章去世,正室的儿子朵儿赤要把她收房,高丽氏立誓不从,朵儿赤给丞相伯颜送礼,得到了命高丽氏嫁给他的圣旨。高丽氏不从,当天夜里翻墙逃走,到一座庵里剃发当了尼姑。伯颜得知后大怒,派人抓回,严刑拷打,都事刘正卿求情:“谁没妻子,谁又见得能和妻子相守到死,现在有这样守节的人,真是幸事,怎能治罪?”受尽凌辱的高丽氏,终得以为亡夫守节,宁愿抛却宝马轻裘,选择削发出家,伴枯灯长卷,还是因为一个情字。

富贵恩宠如浮云,但聪明如杨贵妃者,能将颓势挽回。在第二次被唐明皇逐出宫时,她对传话的大监说:“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唯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说完咬下一缕青丝,让大监转交老皇帝。明明是这对老少配和好如初。可惜马嵬坡下,帝王的爱在江山面前最终还是苍白了。

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里,描写女子头发、发型、发式,非常精到。于后人看来,那种风流自喜的士大夫文字却让人腻歪。大约是自己不得不拖根辮子,只好寄情于女子的头发了。不过,清是近世,有美丽的发饰得以传世,看到它们,感受到荀子所言的“万物之美可以养乐”,也算一大快哉!

恍惚中,浮现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离愁别绪,柔肠百转,感念中别有一番情调。青丝无系,花瓣委地,谢去了的岂止是人生无常。赶紧爱她吧。